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詩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故曰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以至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婬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

仇逑也 仇匹也 相 仇逑也 作仁述 也

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窈窕淑女君子好仇窈窕幽閒也淑善也仇逑也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仇逑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茶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左右助也言二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也寐寢也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與誰共之也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悠思也言已誠思之也臥而不周曰展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謁、請也、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傾筐、畚屬也、易盈之器也、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也、周之列位、謂朝廷之臣也、

召南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敎、明于南國、召伯、姬姓、名奭、作上公、爲二伯、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敬

其樹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曷弗肅雝王姬之車肅敬也雝和也曷何也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矣

鄘風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也栢木所以宜爲舟也汎

其流、不以濟渡也、舟載渡物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用、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悄悄、憂貌也、慍、怒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言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所以黽勉者、以為見譴怒、非夫婦之宜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蕦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二菜皆

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之時、并弃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弃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莫、無也、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長相與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也、

鄘風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人而無儀、不死胡為、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體、支體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子子、干旄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旗也、浚衛邑、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者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與、時賢者既說此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誠愛厚之至焉、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澳、綠

竹猗猗、興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也、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也、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柔弱恆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喩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事、雖童子猶佩觿、以早成其德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幼稚之君、雖佩觿焉、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也、

王風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水涯曰滸、葛也藟也、生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而不絕、興者、喩王之同姓、得王恩施以生長其子、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以遠棄族親矣、是我以他人爲己父也、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興者、以采葛喩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鄭風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見之、云何不悅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己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續也、汝曾不傳聲問我、我以恩責其忘己也、

齊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以作早於常時、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然、

魏風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漪、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之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汝無復食我

黍、疾其君稅斂之多、我事汝已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德政、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往矣將去汝、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也、

唐風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貌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次比之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踽踽、無所親也、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之親親耳、

秦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也、晨風、鸇也、鬱、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歸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始未見君子之時、思望而憂欽欽然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言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乎如何乎、汝忘我之事、實多大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渭、水名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駟馬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美石而次玉者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裁足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興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將迫脅、君臣死亡之無日、如渠略然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歸依歸也、君當於何依歸、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大萍也、鹿得苹草、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猶奉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君命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矣、無遠無近、惟所之則然也、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駪、衆多之貌也、征

夫、行人也、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暫留、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是詩、而歌之以親之、

常棣之華、萼不韡韡、承華者曰萼、不當作跗、跗、萼足也、萼足得華之光明、韡韡然也、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爾、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況、茲也、永、長也、每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鬩、狠也、禦、禁也、兄弟雖內鬩、外猶禦侮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朋友道然、故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遷、徙也、謂嚮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處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況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乎、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亦歸

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保安也爾汝也戩福也穀祿也罄盡也天使汝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祿如月之恆如日之昇恆弦也昇出也言俱進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虧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或之言有也如松栢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者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山之有基趾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臺夫須也萊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

顯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喩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天所以潤萬物、喩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露

自作貌

雖湛湛然見陽則乾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喩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唯天子賜爵則自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

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棲棲簡閱貌飭正也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孔甚也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東、雒邑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讙譁、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斃、而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

澤中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也。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起，言趨事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汝今雖病勞，終有所安居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也，維，繫也，永，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矣。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大師周之三公、尹氏爲太師、具俱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汝之所爲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也、斬斷也、監視也、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汝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甚大、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局曲

也、蹐累足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之言也、王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特政也、燎之方揚、寧或烕之、烕之以水也、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乎、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宗周、鎬京也、褒、國名也、姒、姓也、烕、滅也、有褒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烕周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也、醜、惡也、周十月、夏之八月也、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臧、善也、百川

沸騰、山冢崒崩、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也、百川沸出、相乘凌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喻君道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曾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也、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之、其不善者、反用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謀

事者衆多、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受其咎責者、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淩也、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亡已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溫溫恭人、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隕、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踧踧周道、鞫爲茂草、踧踧、平易貌、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鞫、窮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惄、思也、擣、心疾也、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特其母以長大者、今我太子獨不受父之皮膚之氣乎、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以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念父孝者、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

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身尚不能得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所在位者、信讒人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謂小人、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進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興也、萋斐文章貌、貝錦、錦文、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成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太甚者、謂使己得重罪、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北方寒涼而不毛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與昊天使制其罪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與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也、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汝今已志達而安樂、而弃恩忘舊、薄之甚也、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切嗟以道相成之謂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與也、蓼蓼、長大貌也、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反謂之蒿、與

者、喻憂思心不精識其事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啣恤、入則靡至、恤、憂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言王之土地廣大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乎、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 或燕燕以居息、(燕燕、安息貌也、) 或盡瘁以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不已、猶不止也、)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猶荷也、掌謂捧持之也、負荷捧持以趍走、言促遽也、) 或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咎、猶罪過、)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興者、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喩讒佞之人變亂善惡也、止於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愷悌、樂易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猶已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言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溫溫、和柔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僊僊、舞也、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郵、過也、側、傾也、俄、傾貌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與之、尚以爲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心、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

以成怨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爾、汝、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斯、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菀者柳、不尚息焉、尚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靖、謀也、俾、使也、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隰中之桑枝條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我喜樂無度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遐遠也謂勤也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國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疾

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可相亂易、猶天之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也、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元黿、童女遇之、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鍾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邁邁、不悅也、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悅於其所言、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黄乎、草皆黄矣、於是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甚也、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者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兕虎者、以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也、昭、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乃新在文王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明德曰廣大、故曰大明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在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挾、達也、天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王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絕弃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唯德是與耳、維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回、違也、小心翼翼、恭慎貌也、聿、述也、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也、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其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也、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京室、王室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以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以生聖子、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於家邦、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急也、經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於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也、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葦、牧

羊牛者、無使蹈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其人乎、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也、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其前曰引、在其旁曰翼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受祿于天、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也、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千、求也、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也、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此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癉、病也、話善言也、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以此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也、猶之不遠、是用大諫、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介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介、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翰、幹也、

太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太宗、王之同姓世嫡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斯、離也、和汝德無行酷暴之政、以安汝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宗子城壞、則乖離、而汝獨居而畏矣、宗子、適子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蕩蕩、言法度廢壞之貌也、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像之甚也、疾威上帝、其命多僻、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也、天生烝民、其命匪

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之生此衆民、其欲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也、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爲夜也、愆過也、汝既過於沈湎矣、又不爲明晦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效、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也、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

爲戒乎、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訓、敎也、覺、直也、競、强也、人君爲政、無强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敎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敎也、覺、直也、競、强也、人君爲政、無强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敎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話、善言也、謂敎令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缺也、斯、此也、玉之玷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敎一失、誰能反復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王卿士也、憂心殷殷、念我土

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宇、居也、僤、厚也、此士卒從軍、久不息、勞苦自傷之言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前無明君、卻追罪役、故窮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迪、進也、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愛小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類、猶等夷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君居上位、而行如此、人或効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也、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者與、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維嶽降神、生甫

顯光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之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對，配也。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興也。振，羣飛之貌也。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也。白鳥集於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鳥然也。

雝，禘大祖也。禘，大祭。大祖，謂文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相，助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而肅肅

肅然者、乃助王神祭、百辟與諸侯也、天下是時穆穆然、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有客、微子來見於祖廟也、微子代殷後、旣受命來朝見之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殷尚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光也、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卽政之事、故因此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視聽近在此也、

魯頌

閟宮、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宇、居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王、成王也、元、首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爲周公後也、大開汝居、以爲周家輔、謂封以方七百里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山川、土田附庸、既告周公、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也、

商頌

長發、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

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能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天用是故愛敬之、夫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殷武、祀高宗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顯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遑、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

原缺

羣書治要卷第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筥屬、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也、鬬且出、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屈也、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魑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也、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諺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林父、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管、熒陽有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驕、誡也、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矣、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喩也、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汝則弃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廢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

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也、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也、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

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也、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一與

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佀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

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中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生敦龎、敦厚、龎大、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

不順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

（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偏、屬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反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

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也、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也、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冬諸侯以下恐有脫誤

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也）舉不失選、（得所選也）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於教、（奉上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蠲、觸、蠲、皆樂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十六爲一肆、女樂二八、十六人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敎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敎、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

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位如

故也。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弊、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爲詩（爲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旅陳

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諭政事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

復其所、賁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也、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皂至牧、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爲也、叔向曰、祁大夫外擧不弃讎、內擧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佚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石疢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言安可以歸也、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踊而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

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奔晉、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也、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也、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在元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

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通吳于晉、敎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擧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

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

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

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弒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誹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
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而閑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

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